

# 洪水猛獸江亢虎

王培堯

## 「三無主義」的創始者

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五月二十七日，共軍進入上海。當時，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裡，還關得有一批抗戰勝利後判處徒刑的漢奸。其中有一個幸運者，由毛酋澤東下條子特別優待，因而不但有槍斃，反被中共派任爲監獄圖書館管理員，直到老死爲止。此人便是「三無主義」的創始者，自譬洪水猛獸的獨人黨黨魁江亢虎。

江亢虎以我國「正宗社會主義者」自居，原名紹楹，以字行。江西弋陽人，光緒九年（一八八三）出世，小時候長得肥頭大耳，胖胖篤篤。他曾自詡過目成誦，記憶力頗佳，領悟力亦強，書是唸得很好的。堂上雙親認定他是亢宗之器，又希望他能成爲一代文宗江文通（淹），字以亢甫，嫻稱江郎。往後，他的老東家袁世凱痛斥他：「江，洪水也，虎，猛獸也，亦卽洪水猛獸之邪說」，他便爽性改名江亢虎以行世了。

十六歲應童子試，以案首入庠，翌年鄉試高中第四名舉人。江亢虎得了功名，長了見識，便看準了八股要走下坡，新學必將抬頭，乾脆脫下長衫進學校，在東文學社習日語，再負發東瀛，進早稻田大學學法

政，兼修英文法文。十九歲學成回國，滿口新名詞，一根打狗棒，儼然一名假洋鬼子，却是官廳異常之大。袁世凱派他的祕書長楊士驥邀江入幕，主持北洋編譯局。江亢虎偏嫌那只是個差使，非為正式官吏，拂袖而去，再渡扶桑。老袁很有耐心的把江再請回來，任為刑部主事，不久又調京師大學堂東文教習。江亢虎依然覺得不過癮，便三旅日本，專研社會學，被江發現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，在當年還是大大的冷門，江便決心從冷鍋裏爆熱粟子。自此標新立異，譁衆取寵，與孫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義的同時，竟然大聲鼓吹「三無主義」，主張無國無家無宗教，「免受國、家與宗教的痛苦」。江亢虎驚世駭俗的說：

「欲求親愛、自由、平等、快樂者，必先破壞家庭。破壞家庭以及傾覆政府、廢棄宗教。論事，則為根本之圖，而成功則咄嗟可辦，更不難以和平手段得之。」

除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以外，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論調，也使江受到頗深的影響。馬克思加康有為加梁啟超，使江訂下了獨人黨的政綱：——贊成君主立憲，反對武力革命，使用經濟手段改革社會，由經濟平等而社會平等，然後實行民權。有了政綱便寫文章，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，在吳稚暉（敬恆）等設在巴黎的新世紀雜誌上，江亢虎用徐安誠的筆名，發表了「無家庭主義」、「自由營業管見」等稿。

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春三月，江亢虎開始了他的週遊世界之旅。七月到比京布魯塞爾，留了一陣子學，辛亥（一九一一）夏回國，以「社會者個人之團體，個人者社會之份子」作號召，在大門口掛上「個人會」的招牌，着手籌組新團體。却是苦於乏人問津，無人願予領教，組會不成，顏面無光，乃以丁憂為

名，到南京去住下。千方百計，再鑽門路。於是因南通狀元張謇之介，遍訪南京、蘇州兩地的各育嬰堂，然後撰文爲嬰兒請命，痛加指責各地育嬰堂爲「人世間另一地獄」。由而他自告奮勇，要在南京勸業場創辦模範育嬰堂和嫗姆傳習所，詎料各方反應冷淡，不獲支持，一皮包計劃胎死腹中。江亢虎屢屢受挫，倒能再接再厲，他請謁兩江總督張人駿，呈上一紙說帖，介紹地稅歸公學說，並擬與英美教士在龍潭山開辦個農賑會，充作地稅歸公的試驗場。張人駿將說帖批交勸業道李子川研究辦理。江亢虎削尖了腦袋鑽營，方始有了個眉目，偏偏他又跑到杭州，在女學聯合大會上演講：「社會主義與女學之關係」。大放厥詞，天花亂墜，不會想到，他那些荒誕不經的謬論，被浙江巡撫旗員增韞聽到了。增韞是個不折不扣的守舊派，他竟小題大作，認真查辦，具摺奏報清廷，指控江亢虎的言論有甚於洪水猛獸，要把他當作「亂黨」抓來砍頭。幸虧江亢虎在張人駿那兒還有「說帖」一案，張人駿怕受連累，只好挺身而出，力保無他，方始將江亢虎的一條性命，從鬼門關口救了回來。

### 五十黨員正反各半

京杭鐵羽，再赴上海，拉攏了女子進行社，惜陰公會和天鐸報的贊助，江亢虎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研究會。七月十日，舉行成立大會於上海張園，好不容易拉到四百餘名聽衆，可是等他一篇演講講完，四百餘名支持者倒跑了三百五六十，祇剩下了五十個人願爲會員。江亢虎乃以這五十名會員爲基礎，辦了一個

「社會星」雜誌，他在創刊詞中便夸誕浮囂，飛揚浮躁的說什麼：

「社會主義在中國今日，正如漫漫長夜，涼蟾已墜，曙色未晞，惟見數點稀星，依稀閃爍於沉陰積晦之中。……然星固幽黯之華燈，而係光明之顯像。……佛陀枯坐樹下十有九年，仰視明星而悟大道，耶穌降世，則星現於東。……」

主張無宗教的江亢虎，居然把他的「會」，形容得有如佛教耶教般的各有其靈異了。「社會星」出到第三期，清吏下令停刊，那「數點疏星」也就此全隱。辛亥之秋，武昌起義，全國各地紛起響應，當國人額手同慶，喁望共和。江亢虎這個社會主義的開路先鋒，偏又大唱其反調。著書立說，力稱推翻滿清有六不可者十二，投寄各報，無奈沒有一家報紙敢予揭載。只有一向最支持他的天鋒報摘其一段，登在讀者投書欄裏，連作者的名字都給刪掉了。

辛亥年保皇不成，倒是引起日本侵華派的注意。日本右派理論家，二次大戰後被列為戰犯的北一輝，把他那一段文章譯為日文加以披露。從此以後，日本右派人物便和江亢虎搭上了線。他們是想利用江亢虎專唱反調，使大革命後的中國一分为二，不得統一，以便於日本軍閥的蠶食鯨吞。所以，日本右派命半田一郎等人和江亢虎混在一起，俄國的若干社會黨員也在他的左右經常出現。如此這般，江亢虎比較得心應手了，他掛起「中國社會黨」的招牌，設本部於上海，又在南京路謀得利戲院演出話劇籌募黨費，即令門可羅雀，蝕了老本，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仍能於民國元年元月七日成立，並且籌備出刊「南京人報」，一

筆募得三千兩的籌備經費。

民元之初，江亢虎爲推展黨務四出奔走，在南京、蘇州和杭州各設支部，但却在湖南、湖北兩地遭到地方當局的峻拒。江亢虎窘急異常，他纏住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，要求孫大總統幫他說項。但是民黨要人章太炎却把他那一套罵得體無完膚，宋教仁、譚人鳳等也一致反對，連好好先生譚延闓都大搖其頭，以期以爲不可。

不久南北議和，孫中山先生讓位袁世凱，南北統一形將實現，這是日本右派所極不願見之事。因此江亢虎便在晨鐘報上著論反對，使得國人大爲詫異。此時，他又極力進行請以崇明島爲無政府共產主義實驗地，其結果當然仍是徒勞而無功。

江亢虎的那一個黨員人數奇少的「社會黨」，從新聞張起，黨員便鬧意見，連黨綱、宗旨都無從統一。事實具在，迫得江亢虎不能不視然自承：「反對宗旨者半，反對主持之人或其他特別事故者亦半。」民國初年怪現象，便有這麼一個怪政黨。

袁世凱的臨時大總統位子坐牢了，民元六月，江亢虎揹着社會黨的招牌北上，晉謁老東家袁世凱。那一天老袁特地命他兩位智囊梁士詒與張一鵬在座接見，江亢虎「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」。他在老袁跟前大吹法螺，力說：「亢虎所主張者乃世界社會主義，不妨礙現在國家的存在。而所以要持世界社會主義者，係因中國社會黨並非政黨，所處之地位在社會而不在政府。但希望大總統能予實行國家社會主義，使

成爲強有力之政府與國家。尤其如今南北猶有隔閡，政府與同盟會亦不無猜忌之心。……今社會黨在政治上雖無勢力，然黨員已達兩萬，在社會上鼓吹之勢力甚大！如果大總統厲行國家社會主義的話，社會黨亦能力爲聲援。」

### 華府一筆風流孽債

老袁聽後，確曾爲之動容。什麼國家主義、社會主義他都聽不進去，倒是社會黨有二萬名黨員，又有那麼個黨，也許在國會之中可以爲他吶喊助威。因此老袁曾經答應代江亢虎在政府中找個位置，然而江亢虎却以現政府不會有適當的位置給他爲詞，逕予婉謝，反而鬧得老袁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。梁士詒，張一鶚當然看得出他是擺漫天討價的姿態，但却故意不去點破，於是又讓江亢虎鍍羽而歸。

宋教仁正奉中山先生之命改組同盟會的國民黨，江亢虎也去送過秋波。他表示願使社會黨員全部加入同盟會，他願將社會黨改成學會組織，以便作在野的輿論上之支援。倘若此議成功，那就搶在民國十二年共黨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前了。可是宋教仁聽了毫無興趣，江亢虎只好自說自話：「宋君擲之，而不能。」

認真說來，民元的鄂督黎元洪、湘督譚延闓，都稱得上是反共的急先鋒。黎曾痛斥社會黨「多無聊之人」，大江報爲該亂黨之祕密機關。譚延闓更令派軍警查封社會黨支部，拘捕主持人，並且電請北京通令

取締，又嚴令通緝社會黨員何海鳴、凌大同等。甚至江亢虎一到漢口，黎元洪立予逮捕下獄，直到誣殺開國功臣張振武案受盡輿論指責，始將江亢虎釋放。就由於江亢虎這一次牢獄之災，他特爲編了一個話劇劇本：「縛虎記」，在上海中華戲院公演，由江亢虎現身說法，親自粉墨登場，倒也收到了不少宣傳效果。

江亢虎的東西合璧，自出機杼的中國社會改革理論，事實上是站不住腳的，因此中國社會黨也就受盡了冷譏熱潮，批評指責。將安娜琪社會主義搬來中國的劉師復，就曾痛罵江亢虎的主張是「顛倒齷亂，尤難究詰」。守舊人士更是罵他在作：「百善淫爲首，萬惡孝爲先」的謬論。當帝俄入侵科布多，江亢虎竟然發表其荒天下之大唐的「社會黨籌邊政策」提議劃清界限，把滿蒙回藏一律改爲藩屬，而與內地分立，要求各國承認爲永久中立地帶，許其內政自治。但却可以歡迎各國社會黨人士，前往組織社會主義之「模範地」，「兼充無政府主義之試驗場」。難怪建議一出羣情激憤，輿論大譁，報章紛紛主張處江亢虎以賣國罪。在那一段時期，江亢虎真是聲名狼藉，國人皆曰可殺了。

民國二年三月，宋教仁被刺，江亢虎又發佈宣言，認爲宋案法律解決全然無效，應該繼之以政治解決，大總統袁世凱以次應親身到案，公開審判，以伸法權。這一來可惹火了老東家袁世凱，他在攻訐國民黨之前，先拿社會黨開刀，下令各省嚴禁社會黨活動，痛斥社會黨之約章：「必至劫掠煽亂，滅倫傷化，意在破壞現在之秩序，而爲萬國之公敵！」二次革命既發，社會黨亦勒令解散，江亢虎逃進了青島租界。

在青島窮極無聊，江亢虎又勾搭其同鄉遺老，九江探花劉廷琛，由劉介紹他和廢帝溥儀通訊，進而協

助溥儀大做盜竊走私生意。溥儀自故宮盜竊，派人運到青島，一部份在當地發賣，一部份則由江亢虎走私出口，運到加拿大，售予季謨大學。江亢虎用得來的佣金，旅加赴美，在加州大學執教，然後轉任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，加州大學還送了他一個名譽哲學博士學位。

就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任職時期，江亢虎撞上了五百年前風流孽債，鬧了一個天大的笑話，還被前教育部次長朱經農飽以老拳。事緣民國四、五年間，一位黃姓外交官挈同新婚夫人赴美就職，黃的新婚夫人是一位著名的江南佳麗，中西文俱有造詣。赴美後又抽暇入校進修，於是又有女學生的身份。

有一次華埠留學生舉行懇親會，江亢虎、朱經農俱在被邀之列。江亢虎到會，與那位黃太太猝然相遇，一瞥之下，驚為天人。自此色授魂與，意亂情迷，兩眼直勾勾的盯住伊人不放，尙且亦步亦趨，緊追不捨。朱經農在一旁看得真切，心知江亢虎會錯意了，他趕緊上前鄭重介紹：「這位是黃某的夫人，而黃某某則是在下的好友。」他沒有想到，江亢虎的一顆心全繫在豔光四射的黃太太身上，他根本就沒有聽見。

### 朱經農甩他兩耳光

從這一天開始，步入中年，兒女成行的江亢虎，便對黃夫人展開猛烈追求，他算準時間，不惜早退廢弛公務，每天風雨無阻的去接黃夫人下課，大獻殷勤，有時候還苦求駕車送她回家。黃夫人深心厭煩，却也不好意思當面使他難堪。於焉使江亢虎的勇氣大增，他挖空心思，寫了十首無題詩寄給黃夫人，纏綿悱



側，肉麻而哀艷，搜索枯腸佳句難得時，爽性連誨淫小說「花月痕」上的：「薄命憐卿甘作妾，傷心恨我未成名」，也抄了上去，不管唐不唐突佳人，合不合乎身份。詩末則署上他的小名「江郎」。然後附上一張小箋，上有語云：

「關於妳我的消息，留學界知道的很多，何妨加以證實呢？」

黃夫人接到這十首醉蟠體的艷體詩，和一紙說些混帳糊塗話的小箋。登時氣得柳眉倒豎，花容失色。她毫不容情的拿去給他丈夫看。那位黃先生一氣之下，更是非同小可。因為江亢虎是朱經農介紹認識的，他拉起他太太去找朱經農。朱經農又氣又急，立刻便去找到了江亢虎，他劈頭就問：

「近來你不是常作詩？」

江亢虎獻寶似的把那十首詩的底稿拿出來，面露得色的遞給朱經農看，口中還在說着：

「來來來，你也來欣賞一下。這是我的嘔心瀝血之作。」

捧了那份詩稿在手上，罪證確鑿，朱經農怒不可抑，他板下臉來，厲聲質問：

「你這十首詩是有所指，還是無病呻吟，藉以遣愁而已？」

江亢虎還不知東窗事發，引起了軒然大波，他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「當然是有所指囉。經農兄，你不知道，自我那日見到了密斯黃，我就整日裏魂牽夢縈，眼前無時無刻不有她的情影，這相思之苦着實難耐，因此我便寫下了這十首詩，寄去給她，讓她欣賞一下江郎的才華

，也許她會爲我的一片苦心所動，結就一段萍水姻緣呢……」

那一頭，朱經農却已氣得發昏，他不待江亢虎說完，甩手便是一記耳光。朱高大，江瘦小，這一耳光直打得江亢虎鼻子嘴巴一齊開花。江亢虎本能的伸手一摸，竟然摸到了一手的血，於是他哇哇怪叫的道：

「噢，噢，噢，好好的你怎麼打起我來了！」

朱經農餘怒未熄，指着他的鼻尖罵道：

「我當然要打你，誰教你這樣狂誕無恥！朋友妻，不可戲，你竟寫些歪詩去調戲我好朋友的太太。要不是爲了顧全中國人的顏面，我就該把你這個色鬼，送到警察局去！」

罵完了，留下滿口是血的江亢虎，朱經農恨聲不絕的逕自走了。——當天，這個笑話便傳遍了留學生界。

### 首朝魔都虎口捋牙

民國九年秋，江亢虎自美返國，獲北洋總統徐世昌之助，取得護照，赴俄遊歷。主要目的，則在與虎謀皮。他想憑其三寸不爛之舌，說服蘇俄當局，支持他招募華工，開發外蒙，作爲社會黨的試驗場。可是，十年三月他到俄國，遨遊赤塔一帶後，六月間以中國社會黨黨魁身份，應邀列席共產第三國際第三次大會，會中曾與列寧兩次會談，也曾與赤俄外長齊采林、主管遠東事務的越飛相晤。可是，他的籌邊計劃，

却因爲當年二月，俄帝藉清黜白黨謝米諾夫之名，派遣紅軍進入外蒙古，策動蒙胞宣告獨立。俄帝已將外蒙納入版圖，又怎容無兵無勇的江亢虎來分一杯羹呢？不過當年國內却盛傳江亢虎率領萬餘紅軍，攻陷庫倫，組成社會黨政府。爲此，江亢虎曾致函友人，有所聲辯。這一封信所述經過，多半屬實，却也是一段珍貴的第一手史料，特予摘錄如次：

「當去年（按指民國十年）三月間，外蒙方在白黨掌握中。……在赤塔時晤見當道要人，及我國旅俄各界，商訂組織華僑義勇軍援蒙。……屢謁齊采林、托洛斯基諸氏，並外蒙駐俄新黨代表，協商確定辦法大綱四則：

一、俄國及遠東境內華僑，組織義勇軍約數萬人，協同俄軍驅逐蒙疆白軍。

二、華僑義勇軍軍費，華人自籌之。惟未到蒙疆以前，其軍需軍實均由俄政府借支，將來如數償還。交通運輸，則由俄政府義務担任。

三、白黨驅逐淨盡，紅軍應即退出蒙疆。由華僑義勇軍接管地面，維持善後事宜。

四、華僑義勇軍應輔助外蒙新黨，建設自治共和國政府。但仍合併爲中華民國之一部。

俄政府允許經過如上，而後遷延未見實行，緣弟非共產黨人，且暗中有力圖破壞者在也。七月間，俄外部復促速具草案，約期簽字，軍務部亦特許先立招募機關。方積極準備進行，華僑團體尤踴躍待命。不料八月中旬，齊采林電約晤談，忽云蒙事別有解決，前議應暫緩辦。弟深訝其情詞閃爍，態度反覆，知內地

時局必有劇變。而消息隔絕，揣度未從。後始探悉前之催促進行者，因張作霖被任蒙疆經略使，俄恐其發大軍入蒙，於己甚爲不利。故欲假華僑義勇軍名義速了蒙事，以拒其來。繼而托詞緩辦者，因遠東與張已訂密約，外蒙悉以委俄，張得調兵悉力內向，無後顧憂。俄亦得自由行動，不必更借重僑軍，以分其戰勝之榮利也。未久直奉衝突，俄果獨遣紅軍，計擒恩欽（註：恩欽係白俄軍謝米諾夫所部，煽惑蒙胞組成偽政府者。）直攔外蒙，宣布獨立。華僑義勇軍之計劃乃完全消滅。」

這是江亢虎的自供狀，從而推知，當年他兩手空空，老虎口中捋牙搞什麼華僑義勇軍，其結果是反被俄共所利用，箝制張作霖的援蒙東北軍，使張與俄共簽訂密約，葬送了外蒙古，又促成了直奉一次大戰，狐假虎威，反致爲虎作倀。江亢虎當年的作爲，全然是親痛仇快，釀成巨禍的賣國之舉。

當上海野鷄大學風起雲湧，雜植林立之際，有幾名北洋豪閥子弟，由於曠課太多，被南洋公學掛牌開除。紈袴子弟一耍脾氣，便湊了幾萬塊錢，開辦一所南方大學，也不經過江亢虎同意，刻個圖章就請他當校長。登報招生，居然也來了五、六百名。於是不經考試全部錄取，南方大學擇吉開張。及至江亢虎又從俄國似鬥敗公雞般回國，栖栖皇皇，纍纍然如喪家之犬，正不知何往，無意間竟有一所大學平白無故的送到他手上。江亢虎大喜過望，歡天喜地的照單接收。他不敢再打國人避若蛇蝎的中國社會黨爛字號了，又做了一個自勵會的招牌，使南方大學全體師生一致加入爲會員。然後分赴各地沿門托鉢，美其名曰籌募南方大學經費。他到南洋羣島，英屬各地不歡迎於先，荷屬各地拒絕居留於後，只好到泰國去撈了幾票小錢

。鏗而不舍的再到國內各處去化緣，他先去四川，見到綽號「水滸」的四川省長劉存厚，劉存厚不假思索，在他的捐冊上寫下了若干萬元，樂得江亢虎搔耳撓腮，興奮難眠。天幸見，終於發了一筆大財了。詎料，翌日上軍需處領款，軍需處長一看劉存厚的圖章，便大搖其頭，拒不付款。江亢虎據理力爭，那位軍需處長却聳聳肩膀說道：

「省長蓋這一個圖章，就是暗號，叫我們不必開錢給你。」

### 朝拜廢帝出乖露醜

碰了這麼大的一個釘子，江亢虎財迷心竅，還不死心。他迢遙萬里到天津，謁見投閒置散的前北洋總統徐世昌，徐世昌是何等的老奸巨猾，當他問明來意，先就向江亢虎來上一段苦經。江亢虎明知在徐世昌那兒榨不出油水，便退而求其次，請徐世昌介紹他去陸見滿清廢帝溥儀。徐世昌先則委婉拒絕，後來實在吃他逼不過，便給了張名片，叫他去見故宮內務大臣金梁。

金梁明曉得江亢虎是來打秋風的，一再推托，不讓江亢虎見到溥儀的面。可是江亢虎決不甘心入寶山空手回。他千方百計，死氣纏裂，逼得金梁沒法。另一方面也有點怕他兜出當年盜竄外銷的醜事來，只好安排他陸見一次。由金梁暗示，廢帝溥儀賞了中國社會黨黨魁、共產黨鼻祖江亢虎一個鼻烟壺和兩方田黃圖章。巨耐江黨魁食髓知味，函電交馳的但求再行陸見聖上，金梁只好叫溥儀再賞他幾件「小玩藝」，前

後得了個五、六千大洋的好處，江亢虎一路唸叨皇恩浩蕩的回上海去了。殊不知，民國十三年直奉二次大戰，馮玉祥倒戈，回師北京驅逐溥儀出宮，在故宮找到江亢虎兩次卑躬屈膝討賞賜的把柄，交給報館公諸於世。江亢虎又貪小便宜吃大虧，原形畢露，給全國同胞罵得體無完膚，那才真叫做名譽掃地。馮玉祥給江亢虎的這當頭一棒，確實厲害。江亢虎信望破產，連累社會黨、自勵會雙雙壽終正寢，即南方大學亦宣告解散。

誠所謂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江亢虎娶妻楊氏，他把她安插在南方大學任祕書。自北京南旋，狼狽不堪。楊氏偏和他醋海生波，大打出手起來。只因爲江亢虎有一個來處不明不白的姪女，叔姪二人雙飛雙宿，打得火熱。楊氏積忿難忍，一頓大吵大鬧以後，乾脆脫輻求去，這一下更使江亢虎在上海存身不住，他只好老起臉皮，帶着他那位寶貝姪女雲遊四方，上湖南、入福建，向叛據惠州的陳炯明，貴爲東南霸主、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，都拉上了若有若無的關係。民



民國九年幫助江亢虎赴俄游歷的北洋總統徐世昌。

國十三年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江亢虎便也老起面皮東施效顰，又將他的中國社會黨，改個名字叫做中國新社會民主黨了。由江亢虎自任總理，下分九股辦事。

江亢虎自以爲有黨在手，大可魚目混珠，進而與南北軍閥打交道，便找個小小地方「實驗」他的社會主義也是好的。然而，他偏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，他身爲黨魁，要當老大，又有那一個軍閥肯給他當副手，作工具？所以他的社會主義老是實驗不成，到處碰壁，鼻腫眼青，直落得走投無路，意興蕭索，沒奈何，就再往國外一躍。由上海到加拿大，靠往昔賣寶的關係，一混就是十來年。繼九一八、一二八兩次事件以後，國內抗日情緒高漲，團結抗日呼聲直聳塵上。江亢虎不甘老死異域，以爲又有了可乘之機，乃以社會黨老黨魁姿態買棹返國。途中特地繞道日本軍閥統治之下的台灣，台灣籍的社會黨人士許翼公親任東道主，還找到了幾位當年在南方大學混過的學生作陪。日據時代同胞嚮望祖國，對於祖國來人莫不予以盛大熱烈的歡迎，何況江亢虎還是一位「知名之士」呢！因此，江亢虎由熱情親切的台籍人士竭誠招待，從基隆一路暢遊到高雄。台籍名紳林獻堂、楊肇嘉等都和他詩酒聯歡，互有唱和之作。所不憚于懷的是日本人對他很不放心，派了便衣刑事警察，日以繼夜的釘梢跟蹤，嚴密加以監視。

### 遨遊台灣名紳盤桓

由於言詞便給，口若懸河，便有所謂言多必失，大出洋相。曾有一日，在台中歡宴席上，一位有識之

士便當衆出了江亢虎的醜，當面請教：

「十多年前，我在上海看到報紙上登得有江先生猝然逝世的消息。記得當時頗有謠傳，說江先生是被某方面遣人暗殺了的，時至如今，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」

語出，四座皆驚，唯有江亢虎，安謐如常，反倒哈哈大笑，答道：

「對對對，是有這麼一回事。那時候我剛從俄國回上海，生了一場小病。報上就有我遇刺身亡的謠傳了。因為其後不久我又去了加拿大，所以不會認真的關謠，只是在報上發表了一首小詩，向知己要好朋友表示一下，我還健在人世。」

他所說的那一首小詩，是發表在大公報上的，詩云：

世人欲殺我猶生，噩耗遙傳亦自驚，收拾微軀憑二豎，安排浩氣入之清。

少微未豎先祈死，大火初流且放晴，拚逐鷗夷江上去，怒濤休作不平鳴！

國人皆曰可殺，猶以「我猶生」自詡自傲，從這首七律，也可見江亢虎的臉皮厚過城牆了。

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，部份粵軍將領陳銘樞、蔡廷鍇、李濟深、蔣光鼐等上了共產黨的大當，在福建發表通電，宣佈成立偽中華民國人民政府，更定偽年號爲中華共和國元年，設偽首都於福州，其中也有所謂第三黨人物。江亢虎時在台灣，認爲機不可失，與冲冲的趕去軋上一脚，殊不料閩中叛逆李章達、黃琪翔等對他不感興趣，冷在一邊，連陳銘樞等人的面都沒見着。江亢虎一住多時無人理會，着實不



是滋味，拖到年底乃又悄然返滬入京。然而這一次碰壁却是因禍得福，因為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蔣委員長親入八閩，率師討逆，方只半月，便收復福州，收平亂事。閩變諸醜狼狽而逃，風流雲散，江亢虎有心報效助長叛亂，結果反因屏諸門外，國民政府通緝反側不見他的大名。

江亢虎從福州潛赴上海，西行入京，他在清涼寺找了個住處，不敢再用社會黨黨魁的臭名義了，便以哲學博士之銜，雜在夫子廟說書先生、鬻曲女郎之列，演說時勢，高呼抗日，却將論調一改，開始擁護中央，呼籲團結統一。因而引起了共黨份子的嫉視，指使外國刊物，尾巴文人徐懋庸等口誅筆伐，羣起而攻。這時節的江亢虎正好應了一句俗諺：「豬八戒照鏡子，裡外不是人」，左支右絀，兩面都不討好。末了只有夾起尾巴再次遠走高飛，歷經河北、察哈爾、綏遠、山西等各地，去向西北軍將領，和山西當局閻錫山等大賣其膏藥，却又是周遊列省，一事無成。無處投奔時靦顏再回南京，竟又被人舉發，指控他曾參加閩變。南京衛戍總司令部鐵面無私的把他捉進牢裏去，關了好些天，最後還是由汪精衛出面把他保釋出來，也正其如此，和汪系有了香火之緣。南京也住不下去了，江亢虎便赴天津索居。二十六年七七抗戰，江亢虎又不甘寂寞，無恥已極的向日本皇軍送秋波，給高呼入雲霄的抗戰怒吼猛潑冷水。蜀犬吠日，已不值人一顧。及至華北、東南相繼淪陷。民國二十八年汪精衛變節降敵，當上了天字第一號大漢奸，江亢虎這才得了個跳火坑式的出頭之日，他再亮起社會民主黨黨魁的招牌自津南下，在漢奸羣中鑽一席之地。汪精衛吃他糾纏不過，做個順水人情，派他當僑考試院副院長。僑院長則由另一名老牌漢奸王揖唐在北平遙領

江亢虎熱中政治，走了一輩子的旁門左道，熬到五十八歲才當了一個漢奸偽官，比比羣奸之中，猶以他的偽官癮最濃，在偽考試院裏跟女職員拉拉扯扯，勾勾搭搭，鬧出不少笑料。又以偽典試、裏試委員的名字大做其嵌字格的歪詩。當偽安徽省長出缺，他也曾見獵心喜，到處找些皖贛同鄉去向汪精衛請願，要求汪精衛以江亢虎繼任偽安徽省長，頗有斯人不出，如皖民何之概。那汪精衛也是根回鍋油條，把江亢虎的猴子把戲看透了，來上個裝聾作啞，相應不理。江亢虎謀差不遂，懷恨在心，便發表了一篇文章，題目赫然而為「餓死事大」。嬉笑怒罵，語語含刺。他坦承自己下水當漢奸是爲了「餓死事大」吃飯問題，然而却是備位閑曹，冷羹殘粥吃不飽，原爲怕餓死而失足，結果是失足以後仍有餓死之虞，因此餓死事更大了。言下之意，汪精衛當漢奸非爲混飽肚皮，那當然是「失節事小」有以致之。這篇文章把汪精衛罵得很慘，在淪陷區曾經傳誦一時，汪精衛自此對他更爲不憚，可是江亢虎笑罵由他，好「官」仍優爲之，連汪精衛都拿他沒法。未幾王揖唐當了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，江亢虎的偽考試院副院長也就不得不水漲船高扶了正，直到抗戰勝利之日爲止。

### 劣跡多端結局淒慘

一生鑽營，四年漢奸。抗戰勝利江亢虎便關進了南京老虎橋監獄。首都高等法院網開一面，判他無期徒刑。可是江亢虎居然不服，初審、覆審兩度上訴。眼見最高法院行將定讞，他又出人意外的控訴主審法

官「枉法」，成爲當時不大不小的花邊新聞。案經南京地方法院審理，地院認爲江亢虎叛國有據，主審法官用法量刑均無不合，乃予不起訴處分。江的無期徒刑移付上海提籃橋監獄執行。三十八年五月上海淪陷，提籃橋監獄囚禁的漢奸名單，送到了毛澤東的面前，毛曾看到江亢虎的名字，回想起自己當年還是看了江的社會主義之作，方始起「義」當共產黨的，因此下張條子加以特別優待，這才讓江亢虎當上監獄圖書館管理員，以迄於死。

民國九、十年間，隨着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的浪潮，社會主義一度有如狂飈烈燄，吹遍了中國學術思想界。共黨頭子瞿秋白等、無聊文人張西曼等相率朝俄，梁啓超九年三月自歐陸返國，在吳淞中國公學發表演說，斷定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必將崩潰，言詞之中對列寧至表敬佩，曾有：「以人格說，在現在以列寧爲最」的說法。於是，張東蓀在他所主持的上海時事新報上特闢：「基爾特社會主義周刊」，另行發行「解放與改造」半月刊鼓吹社會主義，討論勞工問題，大肆介紹馬克斯、列寧的著作，詳細報導蘇俄革命後的種種狀況。緊接着，由梁啓超贊助、兵學名家蔣百里（方震）主事的共學社，也在東方雜誌十七卷十四號上登出如次的啓事：

「馬克斯的學說，在近時思想界佔很重要的位置，現在更是它的發展時代。凡是留心世界思潮的人，都該研究的。但是此項材料我國尙少輸入。本社爲此特地選擇研究馬克斯的重要著作，譯成叢書，不久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特此預告。」

其後，共學社的這一套叢書，接連出了九本之多。

社會主義在民國九年、十年間掀起熱浪，十年七月二十日，世界禍害之根源——中國共產黨便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一所私立女校中打起鑼鼓開了張，當時出席的「各地代表」只有十三個人，是爲陳公博、周佛海、張國燾、劉仁靜、包惠僧、陳潭秋、董必武、李漢俊、李達、何叔衡、毛澤東、鄧恩銘和王盡美，所代表的「地區」是廣州、北京、湖南、武漢、山東、上海與日本。俄共第三國際派了兩名代表列席指導，是爲胡定斯基與馬林。

然而，江亢虎却是在民前五年（光緒三十三年，公元一九〇七）卽已閱讀馬克斯社會主義的理論，而且爲之着了迷。自此立定志向，決心著書立說，奔走倡呼，要做一個馬克斯社會主義中國教宗，開山鼻祖。兩年後（民前三年）他卽有專論發表。稱得上是毛澤東之流的祖師爺，謂之爲共產黨的開山鼻祖，誰曰不宜？

（選自中外雜誌廿卷四、五期六十五年十、十一月號）